

宜

| | | | |
|---|---|---|---|
| 部 | 圖 | 書 | 第 |
| 門 | 冊 | 函 | 香 |
| 三 | 救 | 號 | 號 |
| 甲 | 一 | | 一 |
| 三 | 六 | | 七 |



明治十七年改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七
蘇洵明允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此，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

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苛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此上施惠威論而神聖威與惠也天強甚者威

竭已注重注成而不振弱甚者惠聖人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聖人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先制審字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

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
 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
 能先審觀己之為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
 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
 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
 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
 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
 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
 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
 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

竟全說宋
 弱失立言
 之體而文
 勢亦中

諸侯禽奔獸避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
 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
 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
 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
 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摧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
 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
 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
 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
 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
 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名而歸之京師則

偏從強勢
說到弱政
見轉弱為
強只在
振作間也

唐書卷八十八 魏志

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羗胡疆

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輿薪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

唐書卷八十八 魏志

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彊國也。勢弱政之証一旦發怒烈萬家封即墨大夫。名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備云。猛以齊寬此良醫對症藥止。漢之稱優柔不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幸眾人之是

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輕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未幾以復強。愚故曰棄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

論湯武寬嚴處恐亦未然

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眾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忘寬兆民九懷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

桓公任刑文公長者此皆曲說不可為典要也

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未確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儲同人云：上下古今須有不可磨滅之言，而後可以懾服千古。如此篇周以弱政濟弱勢，秦以強政濟強勢，而宋以弱政敗強勢，蓋言之不可磨滅者。

也。子厚之論封建也。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以一言綜一代其精鑿與老蘇同。所以磨滅不得尚威乃一篇之主。此為弱宋言。真對症發藥。非謂從古治天下者。搃以尚威用刑為上理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獨非純王之治乎。讀古人書。正須相度時勢。○宋君臣間實處弱勢。老泉挾此以聳動人。主立言不得不然。猶賈生對漢文云。厝火置之積薪之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學長沙。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志第十一
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
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
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
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
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
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
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
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
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
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
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
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
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
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
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
盟。以和天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凶
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思未
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
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

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速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

從志不在
小又折出
志不欲戰
深匿之情
邀賂之詐
曲曲傳出

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鷲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

石昌言文已見

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
 旬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
 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
 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
 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
 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
 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
 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
 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
 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上息水戰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

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不孰不知賂之為善。而勿賂
 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
 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
 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
 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
 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縮皆
 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
 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
 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
 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

黃屋黃色如天子車
 也身也蓋以黃布為衣

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
 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
 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
 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
 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
 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
 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
 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
 將有遠禍。與其勢將有遠禍。而度長句。曲筆。他人。不辨。己不及見。謂可
 以寄之後人。以苟免用。亦不能。用。則。難。免。拖。背。之。患。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

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
 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
 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
 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
 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
 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
 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
 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
 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
 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

孫子兵法卷第十一
十一

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量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

又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此。上言我之待之。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

孫子兵法卷第十一
十一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寬之說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

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引賈生語見貴於乘時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一。句。遠慮。勿賂主戰。一篇大旨。敵之所以要我。與我之所以待敵。一一曲中其情。所料者契丹。而後日金人。愚宋之術。已預見其肺腑矣。上匹賈生治安策。夫何愧焉。○幾策二篇。公之本領。識見已具於此。故先以獻歐陽公。而於上田樞密書。復提出言之。此生平得意作也。

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北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

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宋代遇大臣極厚老。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

唐文獻公集卷之七

明仁宗孝
宗呼宰相
為先生賜
之坐稱為
盛事

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
宋代已然可愧
名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
若是熱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
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
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
此大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
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死大罪
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
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為武
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有事朝廷憂懼之

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
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
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
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
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
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
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
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即賈誼治安策意而曲暢言之中間不重於用禮
亦不果於用刑去相而出之大藩鎮此猶宋代之

厚以後更不可問矣。君臣一德，協恭交贊，令人懷古而慨然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御將 衡論之一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

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
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
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
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僕
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威彥師才將
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
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
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
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

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
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
之於將中分賢與才又於將中分大與小又字如
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
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御之術以稱其志一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
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
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
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
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

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夫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無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云已下引証先賞不先賞且為細將智術榜樣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意已盡故不更作收轉。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攻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

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奮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

道易假託
而不易勉
強老泉看
道太輕所
云者乃文
貌非道也

人馬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
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
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
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
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
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
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
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
邊鄙而四夷懼云云耶大下禍亂每起此種人老
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酌酒
泉立論不免於駁
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

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
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樾小
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
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
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
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
極於外故不待於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
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
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
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

唐文苑英華卷之八十一
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百噫無事之時。當時有元吳者。明季牛。星亦然。
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
事。而後優詔以名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
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
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
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
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
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
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
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

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貫其
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
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為奇傑。而欲
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
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
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
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
而真奇傑者出矣。

大意謂奔踈之馬。可致千里。負俗累之士。可立功。
名。國家宜收羅於平日。不應繩以文法。急而求之。

甚或加以刑法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也。議論發越鋒銳四露自是老泉本色。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昌言名揚休善為詩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

唐書八家文讀本

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
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
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
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
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
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槊相摩終夜有聲
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
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
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
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

平城之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
人則藐之結。出。上。句。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不辱君命丈夫一生節目故鄭重言之未段強而
示之弱弱而示之強深於兵法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七

七

蘇氏家譜
卷之四
蘇氏家譜
卷之四

蘇氏家譜
卷之四
蘇氏家譜
卷之四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省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

宋興百年
族法未立
有之自蘇
氏族譜始

唐末八家文讀本 卷卅七

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

詩亦真至
而用韻似
雜真庚侵
從來不相
通也

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從極親到極疎，則孝弟亦有時而窮。唯其有時而窮，所以當及時而盡也。情辭雙到，惻惻動人。○族譜亭記篇面目太粗。

唐書卷八十八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眾曰

益州張益州畫像記

張益州畫像記

相傳濃智高欲寇蜀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眾曰

益州張益州畫像記

苦心廻幹
表揚張公
亦以周旋
故上

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噐之歆。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張公口中發出所以安蜀之本。妙用待字。以破蜀人。人多變之見。此入水刺蛟伎倆也。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碓斧令於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

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切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天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

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
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
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
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
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
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
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
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
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

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
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
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
公像在堂。

歸本於待蜀人之厚。見公之靜鎮。上承天子之意。
以下安遠人之心。畫像以祀之。不容已也。詩亦古
茂不靡。

唐宏父家文讀本 卷十七

卷十七

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
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
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
而又有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
魁岬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
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
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不前以幸。不幸歸本數字。後從數字。轉出理字。極變
幻中自成章法。儲同人先生評為累基勢轉丸手。

良然

唐宏父家文讀本 卷十七

卷十七

唐書家文讀本

卷十七

三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其可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溇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

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
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
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泊乎
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
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
回者如輪。繫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駭。跳者如鷺。
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
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
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
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

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
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
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
下之無形。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
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
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
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無意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二語道盡文章妙理。彼
道不足而強言者。惡足以語此。

唐末八家文讀本
卷十一
三

雖不其而能言乎...
無意而文而不...
與也入身...
亦言言不...
其其世不...
又彼與...
不不之...
本不不...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二子性情才術。遭逢究竟。已定於此。○文共八十一言耳。讀之。如有濤瀾動盪。不可遏抑之勢。大奇。

唐末八家文讀本
卷十一
言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八
議

一言且辭之改亦斷無復不可出此之禁大有
二十其言下亦費筆力竟一安其出之文共八十
矣

小惡費而患不反辯是辯是辭之問辯乎吾
天下之車莫不由輪而動也夫辯之與論其
辯固吾未見其然矣車由輪乎吾辯之之不在輪也
論固蓋辯智亦如乎車由輪辯其無所為辯也
子二千語

准敕自與準同參後錄
中多有此字更也表後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八

蘇軾子瞻著

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今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四。語。一。篇。大。自。已。括。於。此。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
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
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
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
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八

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

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駿學校之。難復}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為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為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為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

唐初八家文讀本

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近。日。應。孝。廉。方。正。者。并。不。以。割。股。廬。墓。等。事。此。又。以。江。河。日。下。之。勢。也。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以。上。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

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

唐初八家文讀本 卷十八

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
專取策論之弊
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
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
米舉望之弊
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
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
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
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
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以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
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
弊
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

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
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
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
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
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為笑。
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
近世學亦有耻言下學處求上達之說其弊也
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
流入於佛老而止
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粥書於市，
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

唐宗廟子言本 卷一
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入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近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時上從王安石議。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策論試士。又立太學生三舍法。又用安石三經新義。頒於

學官。其言似可聽。而其實適使人廢學也。東坡此議。欲即於舊所行法中得取士之實。不必紛紛變易。恐變易之中弊即叢生也。歐公亦嘗言取士以文類浮而少實。及臨事設施。奮於事業。不可勝數。所見正復相同。○公上此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名對。既稱旨。遂諫買浙燈事。復見納。乃上書言新法不便狀。此進言次第也。

唐史八家文讀本

臣嚮蒙名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
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
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
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聞廢其言
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
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
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
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
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

齊泰諫買浙燈狀

臣嚮蒙名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
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
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
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聞廢其言
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
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
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
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
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

有司其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有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此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畏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已。自求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消。讒。慝。之。口。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
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
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
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
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
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
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
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
人。主。且。猶。若。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
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

可。明。皇。遣。使。江。南。採。鷓。鴒。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
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
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盃。子。妝。具。
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
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
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
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
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
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
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

應前為上 萬言書

奏聞伏候教旨。

動以情折以理。既倨直亦婉曲。嚴主亦當霽容。陸務觀有感於腸。斷當時諫浙燈也。未信而諫者。應不以此為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上神宗皇帝書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蓆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臺榭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

三大綱中
尤以結人
心為主以
安石新法

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
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
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
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
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
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
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
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
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

皆拂人心
之事也故
此條賜言
之

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
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
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
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
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
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
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
其為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
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
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

月家言卷一

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照對安石。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縮上起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指東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

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儲云創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制置司綱遣使水利雇役局輸青苗逐條說去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

喜家八家文讀本 卷十一

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正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

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名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

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
杜傅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
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
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
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
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
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
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
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
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
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
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
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
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
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
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
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
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

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
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
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
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
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
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
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
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
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
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

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誇曾未數歲是非較
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
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
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
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
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
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亦
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
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
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

就遣使中
分出不便
於民四件

此論興水利之害

外月四日
食出不動
積聚於中

稂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與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與功役。當得何罪。

此論雇役之害

如此。則妄庸輕剝。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壞。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水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

史記仁負殖傳嶠山系
有跡多死不亂注
謂平也

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
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
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
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
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
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
士大夫指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官力之餘
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
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
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

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
雇人為役與相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
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
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
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
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
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
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
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
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

於雇役中
又抽出均
役言之

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富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

此論青苗
之害

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三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亦不免從均役之弊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甲冑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賦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艱特。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

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食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畏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

唐書卷八十八 食貨志 常平 卷八十八

此論均輸之害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制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間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

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公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入前項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按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

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

東佳結人一段

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疆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

人一
凡四

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邳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

以下言厚
風俗之事
凡四

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僂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

善厚

善厚

卷十八

三

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應歷數修短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

喜觀察

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魯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

柳宗元

唐書八家文讀本 卷十一
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
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
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
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况其他乎。世謂漢文不用賈
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
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
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
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
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
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

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
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
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
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
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
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
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
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
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
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

舉積勞

天下常調舉。生安心。取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贅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

東佳厚風
俗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

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
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
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
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太祖以來未嘗罪一言者
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
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
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
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
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
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
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
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
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
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
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
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
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在
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
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

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

見主張新法者必議

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
不。容。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
養。之。使。生。若。摧。折。之。則。人。甘。庸。懦。矣。國。家。何。樂。得。
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
庸。懦。之。士。而。必。摧。折。之。哉。
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
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
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
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
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
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

東佳存紀

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
所。以。章。蔡。秉。政。之。後。南。朝。死。節。只。李。守。節。一。人。
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
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
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
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尊。可謂允臣。
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
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
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
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
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

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

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名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眾。怨仇

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
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
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
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
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三段分應提綱。寓排比於散行之中。正意未足處
都以喻意醒之。極愷摯亦極婉曲。告君之體自應
如此。○賈長沙之雄姿。陸宣公之整頓。兼而有之。
○三大段中。藏得無數小斷落。作大片段文字者。
須知此法。

再上皇帝書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
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
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
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有王之冠
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
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
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
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

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廼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

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凡臂之不可絃。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撲。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

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

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時安石欲行廢進士復明經之法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

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

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克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克出鎮秦京，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克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眾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

唐史文選卷十八 賈克用 十一

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此自古今小人爲難大節懷去而即前書之意而申之。前曲而暢。此簡而切。分疏於中。而近習小人。又朝夕彌縫之。所以正終不能勝邪也。千古一轍。付之浩歎。自古喪亂。每由盤樂怠教之主。若以勵精圖治。而國氣斲削。幾至敗亡者。惟宋神宗之用王安石。專以利言也。子瞻指陳其失。幾於痛哭。而安石捃撫其罪。致李定等以

詩句爲謗訕。幾死御史臺獄。歐陽公謂言人主過易。言權臣過難。信夫。

卷之八
三十一

| | | |
|------------|------------|------------|
| <p>...</p> | <p>...</p> | <p>...</p> |
|------------|------------|------------|

...

